

若男和她的儿女们

RUO NAN HE
TA DE ER NU MEN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黄允著

SHANG HAI WEN

YI CHU BAN SHE



黄允

I24
94-62

若男和她的儿女们

黄 允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SHANG HAI WEN YI CHU BAN SHE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孟 涛

封面设计：官 超

若男和她的儿女们

黄 允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25 插页 5 字数 287,000

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000册

ISBN 7-5321-1421-X/I·1116 定价：16.50元

視若男和她的儿女们
拍摄成功！

陈玉立

一九四四年十二月

觀若男續篇
新時代

祝若男和她的兒女們同播成功

九五年九月廿日 冀曉平

1978年的早春。伴随着高亢的汽笛声，一艘客轮驶进了黄浦江。船舷旁甲板上的旅客都期盼地向外滩方向张望。若男也在其中。时光已经流逝了近30年，如今她已经年过半百，两鬓染霜，眼角的鱼尾纹已很明显，皮肤黑黑的，身材还是那么挺拔、端庄。薄薄的棉袄上，罩了件深蓝色的的卡两用衫，俭朴、合体。她注视着远处出现的外滩，目光悠远而朦胧……也许她记起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个冬天，她也是坐着一只船，一只小木船，跟着父亲来上海闯荡：卖过葱姜，给单身汉补过衣裳，到小成衣铺当过学徒，后来做了女裁缝、女职员，经过千辛万苦成为上海滩上有点名气的华丽绸布店、华丽服装店的女老板。解放后，她虔诚地接受共产党的团结和改造，出任过区公司的副经理、市政协委员，直到文革期间被扫地出门，回乡监督劳动……这一切既遥远，又仿佛就在眼前。客轮在行驶，若男的内心在翻滚……

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挤了上来，兴奋地搂住若男：“妈，你看，就要到上海了。”

若男回过神来，慈爱地拍拍姑娘的手，微笑地轻轻摇了摇头。姑娘叫何叶，小名叶子，是若男的小女儿。何叶个儿不高，长得很结实，脸蛋儿圆圆的，黑红黑红的，梳了两根小扫把辫，穿着格子布两用衫，一看就像个农村姑娘，青春气息扑面而来。

“奶奶！奶奶！”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儿也挤了上来，踮起脚唤若男。这个小女孩也是黑红黑红的小脸蛋儿，扎了小辫子，穿着

文革时最时髦的军装。她是阿祥的孙女儿苦果。

“苦果，肚子饿了吧？马上就要到啦。”

“奶奶，我们再也不回乡下去啦？”

“我们的家本来就在上海呵。”

苦果看着越来越近的外滩欢呼：“我们到家了！到家了！”

叶子开玩笑地捏捏苦果鼻子：“上海不是你的家；你不是上海人，你是乡下拣来的，喵喵。”

苦果撒娇地：“不嘛！不嘛！奶奶，我是上海人。”

若男慈爱地：“我们的小苦果当然是上海人，你是奶奶的亲孙女儿嘛……叶子，我们回到舱里去整理行李吧。”

码头上，满目是身着灰色、蓝色、军黄色衣服的人群在涌动。若男拎着两个包，苦果也吃力地提着一个包跟在边上。何叶像个男孩儿似的挑着两个大行李卷儿，在人群中挤着开道。

“若男！若男！”

若男四处张望。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妇人在不远处举手大声招呼：“若男！若男！我在这里！”老妇人就是若男小时候在小成衣铺时的师姐马银娣，现在有点发胖了，齐耳的短发花白相间显得格外苍老。

“呵，银娣姐。哦，马主任……”若男带着何叶、苦果向路边挤去。银娣也迎着挤来，一齐在路旁站下，放下行李，两人互相打量，一时不知讲什么好。两个孩子也愣愣地看着她们。

若男回过神来：“叶子，快叫银娣阿姨，现在是我们居委会主任。”

“马主任！”何叶听话地叫了声。

“还是叫阿姨。叶子长得这么高了，走的时候才这么点儿。”她用手比划了一下。这时她才看到一旁还有个女孩，脸色变得沉重起来问：“这就是苦果吧。”

苦果见有人问起她，便主动招呼：“奶奶！”

银娣一把搂住苦果，眼圈儿都红了：“苦果！对不起！”

若男轻声地：“她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银娣帮着拿起行李：“我让金宝来接你们了。”

“不必了！”听到金宝的名字，若男似乎有点不高兴，脸上掠过一丝难以觉察的阴影。

不远处，一个长得又高又粗大的青年人蹲在一辆黄鱼车旁边，闷着头。他就是银娣的儿子周金宝。“金宝！金宝！快来帮帮拿行李。”

金宝听见母亲喊他抬起头来，黑黑的面孔，有点络腮胡子，目光游移，不敢正眼看。他站起来，高大的个子像座铁塔，向着若男这边走来。

若男、何叶、苦果愣愣地看着他。他走过来闷声不响，先深深地鞠了个躬，然后毫不费力地拎起大包小包往黄鱼车上搬。银娣轻轻地叹了口气。孩子们不安地看着两个大人。

金宝放好行李，跨上车座，忽然又冲动地走到苦果面前，从衣袋里拿出一叠钞票，弯着腰，直愣愣地把钱递给苦果：“这里是一百块，我这几年做工赚的，给你，以后我养你，让你读书。”

苦果吓得往若男身后躲：“奶奶，他，他做什么呀？”

若男劝阻金宝：“不要这样，你，不要这样。”

银娣也说：“金宝，你放着，以后再说。”

金宝固执地：“不，给！”

银娣拿下钞票：“先放在我这里。”

金宝愣了一下，跳上车座，踏车而去。苦果不解地仰脸看着大家。银娣又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若男一行回到了阔别九年的家。这是解放前干爸陶大律师留给她的住房，文革中被人强占，现在有些住户还没有搬走，只

腾出了两间房给她们。祖孙三人先把一间卧室简单地整理一下。家具依然是原来的旧木床、旧柜子、旧写字台。叶子赤了脚在拖地板，干得很猛，若男在铺床，只有苦果什么都不干，有点傻愣愣地看着若男，大概她还在想码头上金宝硬塞钱给她的怪事。

“呵，好了，总算安顿下来了。”若男一边铺床一边说：“今天我们娘儿三个就睡一张床吧。”

“好，就跟妈妈挤挤。”何叶跟苦果开玩笑，“哎，小不点儿，你睡觉可要老实点儿噢！”

苦果没理睬叶子，却冒出一句话：“奶奶，那个大块头叔叔到底怎么啦？”

若男转身看着苦果，故作轻松地：“呵，小不点儿还在小心眼儿呢？他黧兮兮的，不去管他。”

苦果还想问下去，听见有人敲门。叶子跳过去开门。门口站着赵义。赵义现在也发胖了，黑发中夹杂着白丝。“呵，你一定是赵伯伯。”“嗯。你一定是小叶子罗。哈哈，马路上遇到就不认得了。”“我可认得你……”

苦果上前一步：“还有我呢。”

赵义夸张地左右寻找着谁在说话，一本正经地开玩笑：“哦？这个小不点儿是哪里蹦出来的呀？”

苦果急忙：“我是苦果呀，我是奶奶的亲孙女儿。”

赵义假装恍然大悟：“哦——，是苦果呵！”他搂住苦果，目光移向站在一旁的若男，若男也正注视着他。这对年轻时的恋人，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后，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……

1949年初夏，赵义坐在吉普车上，随解放军进驻上海，若男在人群中发现了像是他。他真是“已经死去了的”卷毛哥吗？他还活着？那血染的诗稿和信又是怎么回事？后来她才知道赵义受重伤以后侥幸地活了下来。可这时她已经跟志伟结婚了，就是

没有结婚，又能怎样呢？他和她有一个阶级的鸿沟呵。后来赵义当了局长，和参加过地下党的、若男的养妹小妹结了婚……。

苦果仰脸望望两个默默不语的大人：“奶奶说，赵爷爷是好人。”赵义感动地拍拍苦果的头，眼睛却看着若男：“这几年，你受苦了。”若男微微叹了口气：“你也不容易呵。”

赵义笑笑：“一想到陈老总，贺老总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，都被斗得那个样儿，我们受的那点儿苦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们算很幸运的呢。哈哈。”

若男点点头：“……你和小妹复婚了吧？”

“我，还会和她复婚！”

“……文革时候，也不知怎么搞的，有的人像是中了邪，发了疯似的……你原谅她吧！”

赵义摇摇头：“哼！不谈这些了。”

若男看看两旁的孩子：“叶子，快给赵伯伯倒茶！”他们在桌前坐下。赵义从胸前衣袋里摸出两叠钞票：“你刚回来，工资还没拿到。这两百块先用吧。”见若男推辞，就笑着说：“你不要忘了，小时候我们可是一个窝棚里的兄妹噢。”

想起往昔岁月里的友谊，若男接受了赵义的钱，说是等拿到工资后会还的。赵义很高兴，说：“后天是礼拜天，到我那里去聚聚！”

“算了，你现在官复原职，又是大局长了，我毕竟是资产阶级，多来往不好。”若男婉言推辞。

赵义笑着说：“现在不怕了，想开了。”

星期天，赵义兴致勃勃地在厨房忙着，若男在一旁看他熟练地切菜、配菜、炒菜，心中感慨万分，她想起年轻时的卷毛哥英气勃勃，为了革命可以出生入死，可以拒绝心爱的人，几乎有点不

食人间烟火，而现在……

赵义炒菜回过头来遇到若男注视的目光：“哈！怎么啦？”“你现在真像个大厨师呢。”“哈哈，牛棚里出来靠边站的那会儿，在家里闲着没事儿，练出来的嘛。”他格外潇洒地操起炒锅，菜翻得老高，然后用铁勺敲敲锅沿，将菜倒在盘子里。

何叶、苦果在客厅里嘻嘻哈哈地抹桌子，摆碗筷。忽然听到钥匙开门声，两人静下来瞪着门口：一个瘦长英俊、20岁左右的小伙子走了进来。他们互相打量了一下。

“我知道，你就是光辉哥。”叶子说。

“哈，你是叶子，你是苦果，对吗？”光辉说。

赵义和若男端了菜出来。赵义看看青年人：“哈哈，你们都认识啦。”又非常得意地，“来！叶子，尝尝赵伯伯的手艺。”“我也要尝！”苦果撒娇地说。“好！好！”赵义夹了块菜放在苦果嘴里。苦果被烫得小嘴不断地叫着：“呀！呀！好烫呵。”

这顿饭吃得很热络，这是两家开天劈地第一次聚餐，年轻人通过这顿饭也亲近起来。

2

金宝把自行车停在李家门前，很不费力地从后座取下一袋约五六十斤重的大米扛在肩上，按门铃。苦果开门，一看是码头上遇到过的那个憨兮兮的人，不知如何是好。“我送大米来了。”金宝瓮声瓮气地说着，扛着米直往里面走，苦果只好也跟着进来。

客厅里，叶子伏在旧八仙桌上温功课，抬头见到金宝，气呼呼地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金宝不响，放下米袋，又把夹在腋下的小书包递给苦果，苦果没敢接。他又从小书包里拿出铅笔盒、本子等放在桌上：“这些都是给你上学用的。”苦果很喜欢这些文具，

但不知该不该拿。

金宝转身要走。

“你等等！你拿走！”叶子唤住他。

正好若男拎了包从外面进来，苦果很快地奔向奶奶，指指桌上的文具：“这是他给的。”

若男看看金宝，金宝低下头。若男说：“好，留下吧……叶子、苦果，你们到厨房去烧饭吧。”

叶子应声拉着苦果出去，走到门口，两人又回头看看金宝和若男。若男等她们走了，温和地：“金宝，你坐吧。”

金宝默默地坐下：“我，对不起小祥。”

“那时候，你还小，又是那个年代，唉！”

金宝冲动地半跪在若男面前：“今后，我就是你的儿子，苦果就是我的女儿。”

“你，你快起来……你，暂时，还是不要来我家。你一来，老让我们想起，文革中的事……”

金宝哽咽：“……”

“金宝，让我们忘记……那件可怕的事吧。”

“阿姨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小祥哥！”

若男痛苦地摇了摇头，自语：“小祥可是阿祥的独苗呵，太惨了……”

“阿姨，我该死，你打我、骂我吧。我和小祥从小也是要好的兄弟呵……”

“你走吧，你回去吧，你不要常来，我这里痛啊！”若男指指自己的心窝，扭转身……

赵义跳下小轿车，抬头看到家里有灯光，以为儿子回来了，快步上楼，一面开门，一边高声说：“光辉！你小子回来啦？老子没

在家，饭吃不上了吧？”他走进客厅还嘻嘻哈哈地嚷：“小子哎，老子回来啦。”

50多岁的小妹，穿着灰的卡两用衫，剪着女干部头，围着白围裙从厨房里出来。赵义一愣：“你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他脑子里轰地像似又出现文革中的一幕……

人声嘈杂。口号声震耳欲聋：“打倒流氓、反革命、走资派赵义！”赵义挂着牌子，低着头被斗。中年的李小妹气势汹汹地：“我来揭发！我坚决和流氓、反革命、走资派赵义划清界限，我宣布和他离婚！”

口号声：“戏迎李小妹反戈一击！”

小妹受宠若惊，声嘶力竭地：“我要彻底揭发他的罪行。他从小就是小流氓，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营长，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反动派，和女资本家李若男勾勾搭搭……”有人叫：“把反动资本家、特务、破鞋李若男揪出来示众！”

若男惊慌的脸……

想起这些，赵义咬牙切齿地手指门口：“你！出去！”见小妹愣着，问她，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“我拿光辉的钥匙配了一把。”“你怎么……可以，随便，配别人家门上的钥匙？”

“我看你一个人，需要照料。”“真不知天下还有‘羞耻’二字！”“文革中，我也是不得已。”“为了巴结造反派，为了当革委会委员，就可以出卖一切？”“我已经检查过了，我不属于敌我矛盾，我不属于‘三种人’，只是犯了严重错误。”赵义暴怒地：“滚！这是我的家！”

门铃响。赵义怒冲冲地开门。若男拎了一只包站在门口，赵义温和地：“哦，你来了。”

小妹妒忌地看着若男。若男看了一眼小妹，又看看赵义：“哦你们有事，你们谈吧。”转身要走。赵义斩钉截铁地：“我和她没

事，你不要走！”小妹妒忌地：“哦——，怪不得！李若男，现在‘四人帮’是粉碎了，可还是共产党的天下，还是无产阶级专政，你还是资产阶级……”

若男看着小妹的嘴一开一闭地说些什么，而脑中却闪现出文革中小妹揭发她时吐沫四溅的样子，又联想起解放前，小妹做地下工作时的勇敢、沉着、有见地，以及童年时她们相亲相爱的姊妹之情，不禁感慨万分地摇了摇头……

小妹讲着讲着，见若男摇头，便责问：“你摇什么头？你还不服气？我们李家就让你坑了。本来好好的工人阶级，就是你想发财，开什么店？……”赵义喝道：“你太过份了！若男那时候拼命地干，还不是为了养活你们全家？太没有良心了。”“赵义！你是共产党员，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？你老和资产阶级搞在一起，当心乌纱帽！”“我最讨厌的就是为了乌纱帽，出卖灵魂！”“哼！”小妹气呼呼向门口走去。

初夏的清晨，精力充沛的光辉在公园大树下练嗓子：“啊——啊——”不远处，何叶在石桌前温课。合着书，嘴里叽哩咕噜地背着什么。背了一会儿翻开书看了一下，再背。接着又把书一推，大声叫：“哎——光辉，你嗓子不累呵，烦死了！”

光辉一面“呵——，呵——”地吊嗓子，一边走到石桌前坐下：“得苦练呵，考音乐学院不是马马虎虎的。”

叶子看了他一眼不理他，又继续背书。

“哎，叶子，我说你考外贸吧！”“外贸是做什么的？”“将来和外国人做生意。”“我最不喜欢和商人打交道。我还是想将来当老师。小时候看了苏联电影《乡村女教师》我可佩服那个叫娃尔娃拉，什么耶夫娜的女教师啦。”“算了罢，你就不怕将来挨学生斗？”他风趣地做了个喷气式挨斗的样子。

“哈哈，你怎么像我妈说的一样：读师范，怕将来再来个文化大革命；读新闻，怕当记者惹是非；读医科，怕将来出医疗事故……”

“哈哈，那你妈要你学什么？”

“想来想去，还是学工科好点，将来到工厂当个技术员太平点。”

“嗬嗬，听说姨妈年轻时可敢闯啦，怎么现在……”

“给文革搞怕了。你妈还是我妈的妹妹，文革中还斗我妈，我可恨你妈啦！”

“其实，我也不喜欢我妈，不过现在有点可怜她。”

叶子不屑地撇撇嘴：“可怜？自作自受！”

若男总算把家安顿下来了，但工作还一时没落实。她心中最牵挂的是远在东北插队的三个儿女。赵义虽然工作很忙，只要有空，晚上总是去李家坐坐。这天，他们又在灯下聊天。若男忧心忡忡告诉他。“……工商联工作还没有恢复，我现在真有点报国无门的感觉。”赵义安慰她：“现在粉碎‘四人帮’不久，人们心里的气还没出完。百废待兴，还没顾得过来呢。像你这样有手艺、有管理能力的人，国家会用的。现在倒不如好好休息一下，把家弄弄好。”

若男点点头：“叶子倒是蛮用功的。不过乡下中学程度低，不晓得能不能考上个大专？在东北插队的伟男倒来信的。浪浪、莲子好久不来信了。”赵义说：“我倒是常收到光明的信，他被推荐上大学了。不知怎么搞的，说是莲子不和他好了。”“哦？莲子很重感情的，怎么会呢？”“年轻人的事，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。”“唉！也只能这样了。”

赵义看看她：“……若男，几时我们一起去看看小时候的窝

棚。”若男点点头又摇摇头：“窝棚早就没了……再说，你这个大局长，忙还忙不过来呢。”“真想看看，窝棚没了，还有地基呢。”若男淡淡地：“过些时候吧。”

3

清晨，在科研所的草坪上，叶子挽着若男默默地、慢慢地走着。若男手上捧了一只绢制的小花圈，在一幢楼前停下。两人仰望着四楼的一个窗口。耳边仿佛响起文革时司空见惯的那些呐喊声：“打倒反革命分子李小祥！”“打倒阶级异己分子李小祥！”

两人都凝神地听着，仿佛听到一声沉闷的巨响。嘈杂的呼叫声：“李小祥跳楼了！”“李小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！”“死有余辜！”

若男脸色苍白，看着窗前绿茵茵的草地，喃喃地：“小祥就这么死了，死在这么绿的草地上。”若男的眼前浮现出酷似阿祥的小祥——

六十年代初。小祥兴奋地：“妈妈，妈妈！我被分配在科研所，我会好好儿干的，我将来要做个科学家，为祖国争光。”若男当时多高兴呵：“小祥，你真有出息，要是你爸爸活着该多好啊！”

若男又想起抗战时，阿祥被日本鬼子打死挂在铁丝网上的情景，她的心都颤抖了：“……父子俩，怎么都……死得这么惨那！”想到这些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淌了下来。

叶子扶住母亲：“妈，别难过了，‘四人帮’不是遭报应了吗？”若男悲苦地点点头。

大楼隐蔽处的墙角边，站着金宝。他手里也拿了个花圈，悄悄地看着若男的一举一动。

叶子问：“妈，为什么今天不让苦果一起来呢？她也应该知道她爸的事了。”“唉，事也凑巧，小祥死的那天，正是苦果出生的那

天，等她再大些告诉她吧……让她生日过得快活些。”母女俩在墙脚边放下小花圈，鞠了三鞠躬，然后慢慢地走了。金宝痛苦地看着她们，狠狠地往自己头上擂了一拳。

傍晚，若男在厨房忙着做菜。苦果背着书包跳着进来：“奶奶，奶奶，区少年宫录取我参加百灵鸟艺术团了。”若男疼爱地：“哦，苦果真有能耐，我们家还从来没有会唱歌跳舞的呢！”苦果嗅嗅鼻子：“呀，今天我们家有这么多好吃的？”“在给你过生日呢。快去看看叶子嬢嬢还给你买了件漂亮裙子呢。”“呵——，我还没有过过这么好的生日！”她赶忙奔到客厅。叶子展开一件小背带裙：“好看吧？”苦果的眼睛亮了：“呀！真好看！”有人敲门，苦果蹦去开门。银娣拎了一只蛋糕进来。“苦果！给！”“呀！谢谢马奶奶，我奶奶在厨房里做了好多菜呢。”“好，我去帮忙。让苦果的九岁生日过得快快活活的，好吧？”苦果脸上笑成一朵花。

银娣走进厨房：“若男！”“啊，银娣姐，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来了？”“我那个小子自己不敢来，要我送个蛋糕来。”“唉，其实金宝这孩子本质还是蛮好的，很有良心的。有些人做了坏事像没事儿似的，能赖则赖，有的还倒打一耙……”

“赵爷爷！赵爷爷！呀！手风琴，我最想要的就是手风琴了。”客厅里传来苦果的欢呼声。若男对银娣说：“老赵来了，我们把冷盆端出去吧。”

李家客厅虽然只有一张旧八仙桌，几张破旧的沙发，可今天却显得特别的温馨。赵义和苦果在摆弄着一架新买的儿童手风琴，叶子也在凑热闹。若男招呼：“来！吃饭罗！”赵义带了孩子们在桌前坐下：“外国人过生日，还点蜡烛，还唱歌呢。”苦果问：“唱什么歌？”赵义说：“我五音不全，不会唱，会听。”若男笑着说：“我们家苦果，现在参加区少年宫百灵鸟艺术团了，你就唱个——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吧！”